

❁ | 一地雪 |

端 午

这一天，我发现
生命如一张空洞的白纸，
一捣就破。

邻床，她胸口的吸管被
医生拔出，我手臂的针眼跳了一下。

我总是与病房纠缠。
病房与死亡纠缠。
而死亡与生命纠缠。
纠缠不息啊！
端午节的水奔流不止。

兀自想起我们美丽的往事——
用橡皮擦，
揩去一滴泪。

（原载《星星》诗刊2007年3期）

人 邻 |

离去之日

离去之日，不说什么。
我面相庄严，双手洁净，
衣衫没有一丝尘土；
九分安详，没有贪恋，
忘却了风雪，一心爱慕流水。

可是，只有我自己才深深知道
离去之时我还有
多少寻常的向往
还有多少人世的沧桑挂念。

（原载《星星》诗刊2007年2期）

铁

一块被人遗忘的铁
被妻子从柴堆中发现
方方正正，又厚又重。
我想了许多方法
都无法将它挪动。
尴尬的生活
遮掩不住的贫穷
然而每到这种时候
我和妻子都显得镇静，从容
我们说我们不怕
我们还有一块铁呢
它少说也有一吨重
一公斤是一元六角钱
一吨就是一千六百块钱呀！
我们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才动用……
若干年过去了
铁仍然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柴已经烧完，草们格外茂盛，
我和妻仍健朗地活着
生儿育女，度过困难重重。

这时我们发现，其实那铁
早已生长在我们的脊梁之中
我们要在临死的时候
把它留给儿子
作为传家宝
希望他能读懂那永不弯曲的内容。

(原载《诗潮》2007年5期)

圆 满

夜色还和从前一样，莲花绽放，旋即凋零
幸福的人们，在黑暗中四散分开
整个夜晚，我们喝酒叹息
窗外下着旧雨，流星穿过浮云
婴儿为此大声哭泣，似乎害怕活着
整个夜晚除了时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不需要移动，耳朵、手指

这是内心的另一面，果实成熟，愈显孤单
百公里外有条河，静静绕过峡谷
“这样的距离不远不近”，我指着地图
而你却说：“关上窗户，一切将重新开始！”
唉！我还记得木牛年的那个黄昏，更深的山里开满野花
你比现在安静，那时的春夏仿佛温软的衣衫
你在梦中走得很慢，比我慢，似乎忘了自己早已死去多年

（原载《星星》诗刊2007年1期）

夜 晚

桃花在枝头爆炸
花瓣着了火。梨花苍白的脸孔
飞翔的绒毛，枕着
白萝卜似的手指

未收获的藕在塘底腐烂
培养害虫。这条伸向天空的手臂
手指头打开的树杈
玩弄着内心

纸张盛大的天堂——难以寻找
背在锅底，背诵晚餐食谱
手稿炖冰凉的粉条
饥饿被提到日常课程

在空地上挣扎直到找到
一大串覆盆子，拯救烂了杈的女人
天黑了，躲进被子里
回忆一天的遭遇，和妻子说着梦话

（原载《西湖》2007年9期）

百年之后

——致妻

百年之后，当我们退出生活
躺在匣子里 并排着 依偎着
像新婚一样躺在一起
是多么安宁

百年之后 我们的儿子和女儿
也都死了 我们的朋友和仇人
也平息了恩怨
干净的云彩下面走动着新人

一想到这些 我的心
就像春风一样温暖 轻松
一切都有了结果 我们不再担心
生活中的变故和伤害

聚散都已过去 缘分已定
百年之后我们就是友尘
时间宽恕了我们 让我们安息
又一再地催促万物 重复我们的命运

子 川

会 诊

会诊有点像作品研讨会
我是被讨论对象
专家学者围着我坐成一圈
我是上帝的作品
上帝缺席，他们不准备批评上帝

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样本
某种病原的模型
会诊的目的
首先应当是我的健康
然后是他们手头没有完成的论文

有一回我想大声告诉他们
我是上帝的次品
你们眼睛不能只盯住我
要关注上帝
有人说：上帝正在延长休假

（原载《红岩》2007年2期）

❁ | 三月雪 |

红 颜

端起酒碗
我就生生想起你
姐姐，姐姐
桃树那端我命比纸薄的红颜

秋天越来越深
我越来越瘦
西凉河面上我捞不住你的影子
姐姐，姐姐
我一边流泪，一边叫喊

后来，我就分裂成黑和白
两个自己
骑着马不停地跑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原载《绿风》2007年6期）

❁ | 于 坚 |

作品377号

当你说 我们总是在一起
你指的是 已经白头偕老的夫人
你指的也是你的狗
它正从你的胯下闪身跳开
你指的是 你的烟斗
你的纸火柴盒你的苦咖啡
灰色外套上的污迹和旧线头
你指的是你的老钢笔和那些
神出鬼没的字母
我们总是在一起
哦 当你这么说时 诗人
你指的是哥本哈根的大海和暴风雨
你指的是 你的安徒生祖国
石头警察以及这国家之上
那本永不下雨的护照
那片盖着图章的云

(原载《诗刊》2007年5月上半月刊)

❁ | 于贵锋 |

和一颗星星签下契约

那个黄昏的磨刀人拿几根瘦骨头在风中相互敲打
初春的石头没有发芽，一块根茎
和一颗星星签下契约。河流
把大地犁多深才能种出长长的光芒
还有失散，孤独，终老，这些向内生长的刺
围着早晨，含满泪水的眼睛

在歌谣的水边，蝌蚪长出四肢
仿佛美是一条越来越短的尾巴

（原载《诗刊》2007年5月下半月刊）

马 累 |

在秋天

在秋天，我总能听见一种
声音，那是死去的亲人秘密地
交谈，在深深的大地里
他们用不会腐烂的骨头祭献着爱

我说到了爱，并让它深深地
融合在我走过的每一寸土壤里
我看见善良的人们在时光中
相恋，守着一代一代轮回的大地

在秋天，鸟儿栖落家乡
我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归入大地
这是我能够送给时光的礼物
也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原载《星星》诗刊2007年1期）

马志刚

当我老了的时候

当我老了的时候
我会愈加疼爱晚辈
把晚辈的伤感放在手心里融化

我不担心自己是邻居们扫往门外的噪音
也不担心自己是夜晚一声无足轻重的嘶鸣

当我老了的时候
我要在院子里种黄藤种向日葵
让豆角秧黄瓜秧爬过记忆的肩膀
满院子是绿草和牵牛花
如果有人路过我的身旁
我要让他醉倒在我的生活里

如果我老了
一定把浪漫还给我的女人
把诗还给意境
我不想要来世
我怕来世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当我老了的时候
再也不怕没有时间
我要帮助那些写字的人们找到仄仄平平的韵脚
我要把一生用不完的感情种成金黄金黄的油菜花

我老了的时候最好谁也不惊动
我要让人们看见冬天的雪很白
夏天的鲜花灿烂得你躲也躲不过来

(原载《人民文学》2007年12期)

时 光

这是微风走在树叶上的
脚步，你穿着光明与黑暗
缝制的衣裳
我无法选择你呀
我的老师，严厉又宽泛
公正而无私
你向我打招呼的时候
我没有看见
你的手势成了我的生活

坐在我的体内
不识字，不说话
但你是全能，万物的师长
存在于空气和水
存在于灰尘
像一条大路通向远方
马营村安静下来
那些谦卑的房屋，牛羊，树
是你的倒影
比远处的山峰漫长

比杏花短暂
使路边的争吵平静下来

我已涉过五十条河
秋风在我的体内刮起，我能感到
你移动我的力量

（原载《诗歌月刊》2007年1期）

❁ | 千海兵 |

阿尔金山

高车木质的呻吟，与落日一道
在戈壁上抽出两条
长长的伤痕

一条有着坚硬的柔情
一条没有时间的方向

高车在夜晚会
飘荡在骆驼刺的深处
琥珀般的辙印
在雪水中冷却

有两辆高车，一辆从玉门来
一辆向敦煌去

（原载《朔方》2007年1期）